

“劈里啪啦”、“劈里啪啦”，随着一阵阵鞭炮声响起，狗屎的尸体终于被殡仪馆的车子拉走了。

狗屎的兄弟们走了，狗屎八十岁的老母也走了。他们是拿着月娥的赔偿金走的。那些赔偿金，是月娥从宏欣、从亲戚朋友那里筹集而来的。

月娥站立在山口的毛公路上，凝望着前方那一片由鞭炮爆发出的迷蒙的烟雾，在阴暗的天空下，那烟雾象一道黑幕，遮蔽了半边天，也遮蔽了通向外界的出路。

月娥只感到自己的前途，自己的命运，在那时那刻，都跟随着那烟雾，远去了，消失了……而自己在海燕这十多年、这几个月来，所经历的辛酸与无奈、艰难与曲折、痛楚与屈辱，象潮水一样汹涌而来，扑上心头。

她随即失声痛哭起来……

一时间，在鞭炮的余声中，在重又寂静的荔枝林里，她的痛哭声，越来越响亮，越来越悲凉！仿佛间，感动了日月星辰，感动了苍天大地……

回不去的月娥

BACK TO NOT GO TO YUE E

郭枫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回不去的月娥

BACK TO NOT GO TO YUE E

魏 枫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回不去的月娥 / 魏枫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14. 12

ISBN 978 - 7 - 5059 - 9429 - 4

I. ①回… II. ①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91257 号

回不去的月娥

著 者: 魏 枫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复 审 人: 王 莹

责任编辑: 李 民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封面设计: 西 子

责任印制: 周 欣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 - 65389142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 - 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 - 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ail: clap@clapnet.cn

lim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今日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今日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 × 1230

1/32

字 数: 130 千字

印张: 6.5

版 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59 - 9429 - 4

定 价: 3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魏枫,原名魏仁安。1970年9月12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老粮仓乡伍佳村(现为“老粮仓镇双舞村”)。初中毕业后,回家当农民,闲时爱好写作。1996年南下深圳,其间当过搬运工、业务员、小老板。2009年重新提起放弃二十多年的笔,获得阿里巴巴“2009活跃博主”称号。并在《打工族》杂志发表处女作《创业,你有多少泪可以流》。2013年离开深圳,回老家养牛。2014年12月出版长篇小说处女作《回不去的月娥》。

1. 回不去的月娥

71. 山野幽灵

110. 赎罪

136. 金子金子

168. 少年的情人节

184. 从头再来

195. 大结局

198. 废话一箩筐

回不去的月娥

木匠的伤口缠着绷带，还麻辣火烧痛。他站在车间门前，望着车间里忙忙碌碌的老乡，脸上，就露出了微笑。

月娥正在搬板子，无意间，看见车间门前站着一个高高大大的人，细一看，就倒吸了一口凉气——天哪，是木匠！

她急忙赶过去，疑惑地盯着木匠：木匠哥，你不是在住院吗？

木匠笑嘻嘻的：出院啦！

月娥小心地拉着他受伤的手，盯了半天：木匠哥，医生不是说，要半个月才能出院吗？你这才几天呀？

嘿嘿，好啦，全好啦，还住个卵院！

木匠哥，你老实说，你怎么出院的？

木匠很快就想起了自己临行前护士说的那句话——同志，今天你的亲属再不来补交这一千块住院费的话，我们就停药了……于是，又装出笑嘻嘻的样子：溜出来的！

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木匠哥，你得听医生的呀！

听医生的？医生巴不得你天天住院呢，我还搞不明白吗？

可你的手……木匠哥，这样子……肯定还没好呀……

没什么大碍，不就是消炎嘛，到外面的诊所消一个鸟样！

诊所乱七八糟的，怎么能跟大医院比？

你个猪脑壳，大医院你住得起吗？

住不起也得住呀，木匠哥！

能省就省嘛！

月娥听木匠这么一说，一股暖流就从心底油然而生。她又想

起了在雨中背着木匠上医院时的情景来，心想，自己当时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，木匠，多好呀，处处替自己着想！

那……木匠哥，医院那边，我还没结账呀！

娥妹，我说你真傻，就算医院来催你，你也不要结账！人家医院是公家的，不差你这点钱！

木匠哥，你是说，我们还差医院的钱，是吗？

不差……真的不差……刚好……

月娥见木匠结结巴巴的样子，就起了疑心。她想，我月娥在海燕打拼十多年，从没欠过别人一分钱账。人要脸，树要皮，我月娥可不能因为这住院费，而坏了自己的名声。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也得抽空去一趟医院，把账结了。想到这，月娥从身上掏出五百块钱，递给木匠：

木匠哥，那你就找个好一点的诊所，去消炎吧！

木匠盯着月娥：不要哩！

月娥硬塞给他：拿着吧！

怎么好意思呢？娥妹！

该花的就得花嘛，木匠哥，别舍不得，人在阳世上，只有这么长，这么久！

那木匠哥先收下了，这钱，娥妹，在木匠哥工资里扣好啦！

说完，就笑眯眯地朝关陀螺的棚子走去。

他晓得即便自己这样说了，月娥也不会真的到自己工资里扣。月娥这个老板，他晓得的，心眼最好了！月娥好傻呀，本来，这趟出事，完全是自己一时麻痹大意造成的，不关月娥的事，月娥替自己垫了那么多医药费了，现在还要给自己钱，要换了别的老板，想都莫想，不在自己工资里扣医药费才怪呢！

月娥在去医院结账的路上，想，木匠，老实善良呀，自己可不能坑害他，等他回去的时候，就……

狗屎提着饭菜，朝那棚子走去。

那棚子的木门几乎天天紧锁着。

离它老远，就闻到一股屎尿刺鼻的气味。

那棚子里有一个女人，两只手被一根铁链条吊在棚子的横梁上，两只脚也被一根铁链条拴着。她耷拉着脑壳，像没骨头的人一样，软绵绵地立在地上。在她的脚下，有一摊湿漉漉的东西，像是刚屙的尿。她披头散发，脸上、鼻子上脏兮兮的。

女人叫陀螺，是狗屎的堂客。自把陀螺关在这棚子里后，狗屎起先还按时来送茶送饭、擦洗身子。后来，来的次数就慢慢地减了。

记不清几天没给陀螺送饭了，狗屎有些自责。

天色昏暗，远处，一个人影钻进了棚子。狗屎偷偷地跟了过去。来到棚子门前，只见木门上的锁被撬开，门被带关了。

透过门缝，只见一个男人蹲在陀螺身下，猫着腰，正在拧一块湿毛巾。被拧出的水掉在下面的一个木盆里，“哗啦啦”地响。那男人背对着狗屎，所以狗屎看不到那男人的脸。那男人拿着湿毛巾站了起来，小心地给陀螺擦脸。从额头到下巴，从下巴到脖子，仔仔细细擦了两遍。竟然还大大方方地把陀螺的裤带解下，把裤子脱了下来。堂客的身子就那么露在他面前啦。他要干什么？难道他要……

狗屎连大气也不敢出了，背心凉飕飕的。

可恨的是，那男人还是没有转身，始终看不到那男人的脸。正

当狗屎为堂客担心的时候，事态并没有朝狗屎预想的那个方向发展。那男人把湿毛巾在木盆里又清洗了一遍后，就慢慢细细地给堂客擦身子。前前后后擦了两遍。擦完后，从旁边的椅子上抓了条裤子，给堂客换上，系好裤带。尽管那男人移了一下身子，狗屎还是没看到那男人的脸。

接下来，狗屎想，那男人就要收拾好东西，离开了。没想到那男人从旁边的桌子上端了一碗什么吃的东西，用勺子一口一口地给堂客喂食。喂一口，就要停一下，生怕噎着她。堂客自始至终没有出声，也很听话。那男人喂得很慢，足足喂了近半个小时。

狗屎生怕那男人突然返脑过来，一下子发现了自己。原想再看一下就走，这时，那男人返脑朝木门这边看了看，狗屎终于看清了那张脸，那张脸多么熟悉多么陌生啊，那不就是自己的老表——死敌——木匠吗？

他终于明白了，木匠现在还是想着自己的堂客。虽然他为此受到了羞辱，但是转念一想，又觉得这是好事一桩。巴不得木匠这样做。

狗屎想到这，便偷偷地走了。顺手把茶饭扔进了路边的荆棘丛，拍了拍手，得意地笑了笑，径直来到了月娥的棚子里。

前几天，狗屎又打电话给二哥了。

二哥这几年一直在浙东那边开首饰店，生意嘛，还过得去。他要二哥帮自己找个店子。狗屎以前也是打首饰出身，走南闯北的，学了不少见识，但没赚到多少钱。就投靠到月娥棚子里来了。工资虽不怎么高，但加上陀螺的工资，就高了。一年下来，就有几万存款了。自从陀螺疯了，月娥棚子里没多少事做了以来，他再也坐不住了。他要想办法另谋出路。他又回想起了过往那些东奔西跑的打首饰生涯。他分析自己之所以没发财，是因为自己运气不好的原因。一直以来，他都为此耿耿于怀。梦想一日重操旧业，东山再起。现在，他以为时机成熟了，可以行动了。二哥也在浙东那边帮自己找店子了。

有时候,他隐隐地感到胸口有点疼痛、闷涨。但过一会,症状就消失了。他一直想到大医院去检查一下,但一想到大医院收费那么高,就不想去了。在小医院看了医生,医生开了西药,说自己心脏有点问题,吃点药就会好。可吃了几个疗程,效果不大理想。他就没再去小医院了。这病,就这么拖下来了。他想,等二哥帮自己找到店子,赚了大钱,再好好去大医院治疗也不迟。

棚子里的老乡们,人心惶惶。

月娥坐在办公桌前,抓了话筒,拨通了高经理的电话。她拨的是手机号,一般情况下,她才拨座机号。拨座机号有几个不好,一个不好是,高经理经常不在座位上;二个不好是,有些话,毕竟不适合在办公室交谈。

月娥对高经理客气一番后,就提到了正事:高经理呀,你们公司什么时候能付款?我这边连工人工资都发不出了呀!要是工人们把我告到劳动局,我可就受罚了呀!

高经理在那头说:现在,公司所有的供应商都没付款哟!

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

我们公司正在准备上市,审计局的人已经进驻到了公司总部,正在审计公司的帐目。目前,公司账户上的资金一分钱也动不得!

哦……是这样……那审计局的……什么时候才会走哦……

这个嘛,就搞不清楚了。不过,月娥老板,你放心,现在,我们公司账户上有上亿的资金,决不会赖你们供应商的账。你想想办法,到别的地方筹借一些资金,解决一下燃眉之急吧!

他们宏欣公司要上市了,这是月娥做梦也没想到的事。但细细一想,也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。宏欣,才几年的时间,发展好快哟。

几年前,月娥刚开始与宏欣合作,那时候,宏欣厂房龟缩在一个偏僻的地方,那么拥挤、狭小,业务也少得可怜。那时月娥一个月的木箱货款,才三四千块钱。现在,一个月的货款,三四万块,翻了十倍。厂房,也搬到了一个很大的工业园里,上上下下三四层。

老总在高新技术开发区,还购置了高档写字楼。

宏欣,做的是一种环保产品。产品的零配件,多半从国外引进。不研发,全部仿造。利润达百分之二百。不发才怪呢。但月娥就是弄不明白,有的公司,很大很大,员工数千人,突然一夜之间,倒闭了。老板人间蒸发了。工人们堵住马路,向政府要工资了。那么大的公司,怎么会说倒就倒呢?宏欣公司,会不会也一样呢?高经理说他们公司账户上有上亿的资金,可为什么连供应商的货款也付不了呢?难道真是高经理说的“审计局的在审查”的原因吗?一个公司的内幕,月娥晓得,别说他高经理,就是比他高经理官职大得多的人,也未必会搞得清。因为那是高级机密。

二十多万,对月娥来说,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这里面,除了一大部分是自己多年的积蓄外,剩下的一小部分都不属于自己。那些钱,都是自己一分钱一分钱累积起来的。

她真的希望宏欣不要上市,那样,她的货款就可以到手了,欠老乡们的工资就可以发了。老乡们的心就不会飞到外面去了。

月娥坐在那里想着这些心事,不晓得什么时候,狗屎就站在对面,与自己只隔着一张办公桌的距离了。

狗屎低着头,弓着腰,很小心地开腔了:娥姐,麻烦你结一下工资吧,我想带堂客回去治病!

是呀,老弟,你堂客的病,早该去治了。你把她关在那黑棚子里,怎么行呢?月娥说,工资嘛,真不好意思,欠了你的,现在还付不了,宏欣那边还没付款呀!

那……麻烦娥姐想想办法,去借一借吧,我堂客的病,如果不抓紧治,恐怕治不好了呀!

月娥没吭声,不紧不慢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小刀和一封信,故意搁在桌子上。

狗屎一看到小刀和信,心就是一紧,脸色大变。小刀和信,是他寄给月娥的。信里的内容,他记得清清楚楚的。他想以此来威胁一下月娥,让月娥把老乡们的工资都发了,那样,自己就好拍屁

股走人了。

小刀和信，像噩梦一样，让月娥在半夜惊醒，困不好觉。仿佛那封信，也化作了那小刀，一齐插在她心上，捅出了大窟窿，她体内的血，在汨汨地往外奔，往外涌……

月娥拿着小刀，在手里玩了几下后，就重新搁在桌子上，她想：狗屎，也确实不容易的。打工的滋味，自己也尝够了的，更何况陀螺那女人，好端端的，一夜之间，就那么疯了，怪可怜的。虽说狗屎嫌弃她了，毕竟狗屎也受到了伤害。何况自己确实拖欠着狗屎四个月的工资没付呢。她随即打开保险柜，从中拿了五百块钱出来。

这点钱，老弟，你拿着，先到外面给你堂客抓点药吃吧！娥姐这边，宏欣一付款，第一个就付你的工资，好吗？

狗屎没接月娥的钱。

从月娥棚子里出来后，他感到有些后悔，后悔自己当时一时冲动，做了蠢事。而月娥，似乎猜中了，是他寄的小刀和信。要不然，她怎么会当着自己的面，故意把小刀和信拿出来，让自己看呢？

尽管天下着毛毛细雨，月娥也来到了海湾工业区的达丽亚机械厂。

海湾工业区看上去破破烂烂，但年代久远，对她却有不可小视的吸引力。

因为区内的达丽亚机械厂是她的客户，去年曾给她做了一个单子。

十来个出口免检木箱，并不大，但是特别长，像架在高速公路

上的LED。达丽亚的乔总给的价格高,但对木箱质量要求也高。她倾尽所能,送了个样品过去。

乔总面对既漂亮又结实的木箱,很高兴地把单下给了她。十来个木箱,几个工人干了半个月,她狠赚了一笔。

但可惜这样的机会随后便再也没有出现。她曾经打了不少的电话给乔总,乔总总说现在没有这方面的业务。她不免有些失望。

但一想达丽亚机械厂实在太小了,就那么百来个平方的厂房,单少应在情理之中。

但在这在她打木箱的历史上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时刻令她回味。

今天,她决定亲自跑一趟达丽亚机械厂,见一见乔总,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到底是乔总确实没有木箱方面的业务,还是乔总把木箱方面的业务给了别的木箱厂做了。

当然,她内心最大的企盼是,乔总不但有木箱方面的业务,而且正在加紧赶货,正准备打电话给自己哩。

达丽亚机械厂在工业区最里面的一栋一楼。她一看表,九点多了,早就上班了,便匆匆地赶了过去。

与车间连在一起的办公室里,只有女文员和男工程师在上班。

她想,虽然乔总还没来,但是,有没有木箱方面的业务,男工程师是一清二楚的。

她把自己的名片一边递给正坐在电脑前忙碌的男工程师,一边说:您好,我是鸿运通木箱厂的老板月娥,去年给贵公司做过一批木箱。请问您,乔总什么时候来?

男工程师停住了手里的鼠标,转过头,面对着她,接过名片,看了看,说:乔总没这么早,要晚点。

请问您,贵公司最近有没有木箱方面的业务?

这个要问乔总。

您是李工嘛,咱们之前见过几次面嘛。我记得木箱图纸都是您设计制作出来的嘛。

哦,我对你没什么印象了,不好意思。业务上的事,等下乔总来了,你跟他谈,好吗?我不负责这方面的事。

她跨出了狭小的办公室,打着伞,在海湾工业区内“扫楼”。

月娥刚到海燕的时候,海燕这座沿海城市,大力推广对外改革开放政策,以优惠的地租、低廉的劳力,吸引外资。一时间,海燕像疯了一样,一座座高楼大厦、一个个工业园、一个个物流园、一个个码头、机场、一条条大道、一个个医院,像雨后的春笋,从荒凉贫瘠的土地上冒了出来。世界各国外商、全国各地的打工者,像潮水、像巨浪、像狂风、像雷电、像火箭、像核武器、像战斧式巡航导弹一样,轰隆隆,呼啦啦,地毯式地席卷了海燕。一时间,海燕富甲一方,来这里淘金的人们,积攒得盘满钵满。

初来乍到,只有初中文化,没有一技之长,仅会写点小文章的月娥,只得在一个电子厂做普工。每天加班加点,累死累活,拿到的只是一点可怜的工资。那时堂哥石头,在一个印刷厂里跑业务,拿提成,西装革履,风度翩翩,一个月拿好几千块钱。她好羡慕,毅然从电子厂跳出来,到一家木箱包装厂跑业务。那时候,她激情澎湃,斗志高昂,誓要在跑业务这条路上搞出点名堂来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后,她将自己打扮一新,背着一只公文包,到工业区、大厦“扫楼”。由于是新手,先不要想到能拿多少单,能搞定多少客户,主要的是磨练一下自己的意志,积累一下跑业务的经验。一个思想单纯的小女子,面对的是一批批、一群群老谋深算的老板、经理、主管。可想而知,难度有多大。她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,硬是在工业区、大厦里,一层层、一间间地发名片,派价格表。那时,名片叫“卡片”,因为“名片”与“明骗”谐音,客户忌讳。那时,手机是“大哥大”,一般老板配不起,何况一个小业务员。她配的是呼机。客户呼她,就是在公交车上,也要马上下车,到小店复机。皮鞋穿烂了一双又一双。坐车、吃快餐、买矿泉水、复机,不晓得花了多少钱。由于业务不熟练,交际能力差,她跑到的单少而又少。更让她气恼的是,有的单,是自己跑来的,客户直接打电话到厂里,但由于

她不在，经理就瞒着她，直接与客户签定了合同。自然，她一分提成也拿不到。当客户出现在公司客户会见室的时候，她找到经理理论，可经理就是不承认那个客户是她的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她才深深地懂得，社会复杂，人心难测，自己太幼稚、太单纯。她也深深地认识到，只有与客户多多沟通、增进了解、建立友谊，才能拿到单，拿到提成。后来，经过她艰苦的努力后，她手里有了稳定的客户。于是，她辞掉业务员的工作，跳出来，雇了几个老乡，当上了小老板。

她想，她能当上小老板，是与“扫楼”分不开的。

月娥在在海湾工业区里发了一些名片和价格表，她记下了几个有意向的公司的名称和电话号码，还有负责人的名字。

返回达丽亚机械厂的时候，已是上午十一点多钟了。

乔总仍然没有来上班，乔总的堂客倒是来了。

她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，人瘦脸黑，一双冰冷的眼睛总是闪着苛刻的、令人生畏的光来。她去年就见过她几次，她那冷漠的表情在她脑子留下了深刻的印痕。

她向她问候，显然，她已认不出自己来了。

请问您，贵公司现在有没有木箱包装这方面的业务？

还要过几天！

我们鸿运通木箱厂与贵公司合作过一次，是乔总亲自联系的。

哦，这个我晓得了。不过，上次你们做的箱子，没有给我们提供熏蒸证明文件。找你们要，你们却拿不出，我们只好找另一家木箱厂，把木箱拆了，再拿去熏蒸。可把我们害惨啦！

我们做的是免检木箱，不用出示熏蒸证明文件呀！

那是我们客户要求的！

她这才记起上次做过的那批出口箱，乔总打过好几个电话问自己要熏蒸证明的事。

乔总事先并没有提出要熏蒸证明呀！要是事先提出了这个要求，她就会把那批木箱送到别的木箱厂的消毒房去消毒，再由那家

木箱厂出示熏蒸证明就行了。

无非是多出一些消毒费用罢了。

可是为时已晚，木箱送到乔总厂里封好了，已成了定局。不拿去消毒房消毒，是拿不到熏蒸证明的。

哦……那过几天的木箱，又是要出口的吗？

是的，到美国的！

那这次我们想尽办法也要满足贵公司提出的要求，我们有这个信心！

不用啦，现在我们已有了比你们更专业的木箱供应商啦！很抱歉，我们不能再合作了！

老板娘说完，站起身，离开了办公室，也不理她了。

她站在办公室外，目送着她离去的背影，心里冰凉冰凉的。

眼看着一个单子，就这么飞走了，怎能不懊丧呢？

要是搁在平时，那些有单子做的日子，也就无所谓了。但现在正是紧张的时日，哪怕是一个最小的单子，也能激发老乡们的热情，鼓舞老乡们的士气呀！

她木木地站在那里，内心在乞求老板娘能把那个单子给自己做。

然而老板娘已铁了心，不再理她了。

她低着头，在细雨中，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行走。

夜幕降临了，苍白的路灯，拖着她孤零零的身影……

木匠愣愣地站在棚子门口，一不打嚏，二不出气。

月娥说：木匠哥，请进呀，今天怎么认生了呢？

木匠没吱声，慢慢细细地走过来，站在月娥办公桌对面，一脸愁云。

请坐呀！

坐都不坐……

找娥妹有什么事？

你永婶病了……

月娥愣住了。记得做细妹子的时候，一有空就往永婶家去看电视。那时候，湾里只有永婶家买了电视机，黑白的，十四英寸。永婶憨憨的，脾气性格蛮好，面对挤满一屋子看电视的湾里人，又是搬凳子，又是泡茶，又是说笑。今天你来了，她是那样子。明天你又来了，或者间了几天才来，她还是那样子。

永婶，就是木匠他妈。

永婶病得轻不轻？月娥问。

不轻！

什么病？

肺病！

月娥二话不说，打开桌子下的保险柜，从里面拿了一千块钱出来，说：木匠哥，这点钱，你拿着，给永婶买点补品补补身子吧！

说完，就把钱塞到了木匠手里。

木匠的脸一瞬间涨得通红，硬是把钱塞回到月娥手里：娥妹，这钱，木匠哥怎么好意思拿呢？

拿着吧，永婶，我们湾里多好的人哪！

拿不得，娥妹，你现在也困难，你把木匠哥工资结掉就行了！

木匠哥……月娥刚开口，就说不下去了。

娥妹，你……

木匠哥……

娥妹，你……你说嘛……

……现在结不了呀。